

論自我批評



葉羣等譯

論我自批評

(整黨參攷材料之三)

東北書店印行

目 錄

-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一
-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上辨別幹部（葉羣譯）……………九
- 與羣衆聯繫是黨的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齊生譯）……………二〇

斯大林論自我批評

自我批評的口號，並不是一種一時的和倏忽即逝的東西。自我批評是一種特殊的方法，以革命發展的精神教育黨底幹部以及一般地工人階級的布爾塞維克的方法。馬克思就已經說到，自我批評乃是鞏固無產階級革命的方法。至於說到我們黨內的自我批評，那末，當布爾塞維主義在我國產生時，在布爾塞維主義一開始成爲工人運動中特別的革命派別時，就開始有自我批評了。大家都知道，列寧在一九〇四年春，當布爾塞維主義還未成爲獨立政黨，還同孟買維克在統一的社會民主黨內工作時，就已經號召黨進行「自我批評，並無情揭露自己的短處」。列寧當時在「進一步，退兩步」一書中就這樣說：

「……他們（即馬克思主義者的敵人——斯大林註）看見我們內部的爭論，就幸災樂禍，洋洋得意；他們爲謀自己的方便，自然極力想斷章取義，摘引我這本專門談論我黨本身缺點的小冊中的個別章句。但是俄國社會民主黨人已久歷戰鬪，決不會被這風雨針刺所驚動，却能够不管這些針刺而繼續自我批評的工作，無情揭露本身的短處。這些短處，一定和必然會因工人運動底生長而被克服的。讓這些敵人老爺們也試把他們

「黨」內的真實情況的畫圖，給我們看看吧，那怕就是稍微近似我黨第二次大會記錄那樣所給予的畫圖也罷！」（見『列寧全集』，第六卷，第一六一頁）

因此，那些以為自我批評是一個一時的現象，是一種時髦的東西，如一切時髦貨一樣，很快就會過時的。同志們，是完全不對的。其實，自我批評是布爾塞維主義武庫中絕不可少的，經常使用的武器，是同布爾塞維主義底本性、同布爾塞維主義底革命精神不可分離地聯結着的一種武器。

有時人們說，自我批評，對於尚未執政而「無物可失」的黨是很好的東西，但是對於已經執政的受敵對力量包圍的黨是危險的和有害的，因為敵人可以利用該黨本身缺點的揭露來攻擊它。這是不對的。這是完全不對的。恰恰相反，正因為布爾塞維主義已經取得政權，正因為布爾塞維克也許會因我們建設底勝利而自誇自大，正因為布爾塞維克也許會看不見自己的弱點而助長敵人——正因為如此，所以自我批評在目前，在得到政權以後，就特別重要。自我批評之目的，是揭露與消除我們的錯誤，我們的弱點，——自我批評在無產階級專政底條件下只會使布爾塞維主義易於同工人階級底敵人作對，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列寧估計到布爾塞維克取得政權以後的狀況底這種特點，他在一九二〇年五月在自己的『共產主義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書上寫道：

「……一個政黨對於本身錯誤所抱的態度，就是最重要和可靠的標準之一，以審

查這個政黨的態度是否鄭重和是否在事實上執行自己對於本階級和勞動羣衆的義務。公開承認錯誤，揭露這錯誤之原因，分析產生這錯誤之環境，仔細討論改正這錯誤之方法——這便是政黨底鄭重態度的標誌，這便是政黨之履行自己的義務，這便是教育和訓練階級，以至於羣衆。」（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二〇〇頁）

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在我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所說的話，是千真萬確的。他說：「……無產階級不怕承認它自己在革命中某些事情它做得絕妙，而某些事情却沒有做成功。在今天以前已經滅亡了的一切革命政黨，其所以陷於滅亡，是因為自誇自大，和看不見自己力量何在，而且怕說自己的弱點。而我們却不會滅亡，因為我們並不怕說自己的弱點，而且學習怎樣克服這些弱點。」（見『列寧全集』，第二十七卷，第二六〇——二六一頁）

結論只有一個，沒有自我批評，就不能正確的教育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而正確的政黨，教育階級，教育羣衆，就沒有布爾塞維主義。

但是，爲要展開自我批評，首先就須要克服黨面前的許多障礙。這裏包括羣衆底文化落後，無產階級先鋒隊文化力量的缺乏，我們辦事遲緩，『共產黨人誇大狂』等等。但是，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如果不是最嚴重的障礙，也是最嚴重的障礙之一。這裏說

的是在我們黨的、國家的、職工會的、合作社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組織中，都有官僚主義份子。這裏說的是這些官僚主義份子專門藉我們的弱點和錯誤爲生，害怕羣衆批評，害怕羣衆監督，如像害怕火一樣，妨礙我們展開自我批評，妨礙我們消除自己的弱點和錯誤。我們機關中的官僚主義，並不僅僅是辦事遲緩和官僚文章而已。官僚主義乃是資產階級影響我們機關的表現。列寧說得對：

「……應該使我們懂得，反官僚主義的鬥爭是絕對必要的鬥爭，這個鬥爭也如反對小資產階級自發性的鬥爭任務一樣，是很複雜的。官僚主義在我們的國家制度中已經成了病，我們的黨綱也提到它的毛病了，這是因爲官僚主義是與這種小資產階級自發性及其散漫性聯結着的。」（見『列寧全集』，第二十六卷，第二二〇頁）

因此，如果我們真想展開自我批評和消除我們建國底毛病，那就須用更大的堅持性來進行反對我們各種組織中的官僚主義的鬥爭。

因此，我們必須用更大的堅持性來發動千百萬工農羣衆自下起來批評，自下起來監督，這是反對官僚主義的主要解毒劑。

列寧說得千真萬確，他說：

「……如果我們想進行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那我們就須吸引下層羣衆來參加這種鬥爭，……」因爲，「要不是吸引工農，那還有什麼辦法來消滅官僚主義呢？」（『列

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四九五——四九六頁。

但是爲要『吸引』千百萬羣衆，就應該在工人階級一切羣衆組織之中，首先是在我黨內部，展開無產階級的民主。沒有這個條件，則自我批評就等於零，等於空話。

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無論什麼的自我批評。我們所需要的是這樣的自我批評，它提高工人階級的文化，發展工人階級底戰鬥精神，鞏固工人階級對於勝利的信念，擴大它的力量，幫助它成爲真正的國家主人翁。

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用不着勞動紀律了，那就可以把工作放著不做而去對於一切東西說長道短了。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污蔑工人階級。自我批評之所需要，並不是爲了破壞勞動紀律，而是爲了鞏固勞動紀律，而是要使勞動紀律成爲自覺的，能够阻擋小資產階級放蕩性的紀律。

另外有些人說：既然有了自我批評，那是再用不着領導了，那就可以離開船舵而一切『聽其自然』。這並不是自我批評，而是恥辱。自我批評之所以需要，並不是爲了誠弱領導，而是爲了加強領導，而是要把缺乏威信的紙上領導變爲真正有威信的有生命的領導。

但是還有另一類的『自我批評』，這種自我批評引導到破壞黨性，破壞蘇維埃政權之威信，削弱我們的建設工作，瓦解我們的經濟幹部，解除工人階級底武裝，空談脫

化。不久以前，托洛茨基反對派正是叫我們去實行這一種『自我批評』的。

不待說，黨所主張的自我批評都是與這種『自我批評』毫無相同之點的。不待說，黨將用一切力量和一切手段來反對這種『自我批評』的。

應該把這種異己的、反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和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嚴格分清。我們的、布爾塞維克的自我批評，是以培植黨性、鞏固蘇維埃政權、改善我們的建設、鞏固我們的經濟幹部、武裝工人階級為目的的。（斯大林：『反對把自我批評口號庸俗化』）

X

X

X

同志們，這並不是說，我們黨裏就沒有缺點了。不，缺點是有的，而且是有嚴重的缺點。讓我來簡單說說這些缺點吧。

例如，就拿黨的組織對經濟的和它的各種機關的領導來說吧。這裏是否一切都很順利呢？不是的，並不是一切都很順利的。不僅是在地方，而且在中央，我們都往往看見人們藉所謂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比如某種組織裏的上層領導者張三，犯了極重大的錯誤，把事情弄壞了，但是李四却不願意批評他，指摘他的錯誤，糾正他的錯誤，因為李四不願意同他『結怨』。犯了錯誤，弄壞了事，那有什麼要緊！我們誰偏不犯錯誤呢？我——李四——今天寬恕了他，他——張三——明天就會寬恕我。因為那裏能担保

我自己也不會犯錯誤呢？彼此客客氣氣，和和平平，豈不是好！寬恕錯誤就會弄壞我們的大事嗎？不要緊，總可以過得去的。同志們，這就是我們有些負責工作人員的普遍論調。但這是什麼意思呢？我們布爾塞維克是批評全世界的，照馬克思的話說來，我們是翻天覆地的人，如果我們爲着某些同志底安寧而放棄自我批評，那就只能葬送我們的偉大事業，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座中喊聲：『對呀！』鼓掌）。馬克思說，無產階級革命與其他一切革命不同之處就是它是自己批評自己的，它是藉自我批評而鞏固起來的。馬克思這一個指示是很重要的。如果我們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閉着眼睛而不願看見我們的缺點，如果我們按私人感情來解決問題，彼此隱瞞自己的錯誤，並把槍毒藥灌進我黨機體的內部去——那末，究竟誰來糾正這些錯誤和這些缺點呢？如果我們不把這種在解決最重要的建設問題時所常見的庸俗氣，顧私人情面的習氣從我們自己的隊伍中清除掉，我們就不復成爲無產階級的革命家，而一定陷於滅亡，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如果我們不去誠懇地直爽地進行自我批評，不去誠懇地公開地糾正自己的錯誤，我們就堵塞了前進的道路、堵塞了改善我們事業的道路、堵塞了使我們的事業獲得新的勝利的道路，這一點難道還不明白嗎？要知道我們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地前進着。不是的，同志們，在我們這裏，還有階級存在，還有國內的各種矛盾；在我們這裏有過去的東西，有現在的東西，也有將來的東西，在它們中間存在着矛盾。所以，我們還不能一帆風順地在生活

的浪潮中前進。我們的前進是產生於鬭爭中，產生於矛盾的發展中，產生於克服這種矛盾中，產生於揭露和消滅這種矛盾的過程中。當階級還存在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說：謝天謝地，現在什麼都很好了。同志們，這種情形無論如何是不會有的。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什麼東西在那裏死亡下去，但是那些日趨死亡的東西決不願意簡單地就死亡的，而是拚命想維持自己的生存，堅持他那已經腐朽的事業。在我們的生活中，總是有些新的東西在生長出來。而這些正在生長的新東西，決不是簡單的就生長的，而是大喊大叫的爭取它那生存的權利。（座中喊聲：『對呀！』鼓掌）。新東西和舊東西之間的鬭爭，垂死者與新生者之間的鬭爭，這就是我們發展的基礎。我們如果不以布爾塞維克應有的精神，去誠懇地公開地指出我們工作中的一切缺點和錯誤，那就等於自斷前進的道路。但我們是想前進的。正因為我們是想前進，我們就應當把誠懇的革命的自我批評作為我們極重要的任務之一。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前進，沒有這種自我批評，我們就不能發展。但是恰巧在這一方面，我們的工作還不大好。而且，人們往往因為得到某些成功，便把一切缺點都忘記掉，反而怡然自得，以為可以高枕無憂了。有兩三次的成功——就以爲百事大吉了，再有兩三次大成功，就洋洋得意而目空一切了。可是錯誤和缺點却依然存在，瘡毒還在侵入到我們黨的機體內部去。（斯大林：『聯共十五次代表大會政治報告』）

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

精神上培養幹部

葉 羣譯

在全國範圍開展着的爲提早完成五年計劃而進行的鬭爭，指示出我們有着加速運動向前發展的極大可能。這件事情的許多方面首先依賴於我們全部工作的質量，以及我們善於克服前進路上的困難和改正缺點。

自然，在我們爲了加速前進到共產主義的鬭爭裏，批評和自我批評有着特殊的位置。社會主義制度的勝利，在我國範圍永遠的結束了社會發展的盲目和自發的規律；能越快、越充分的揭發排除我們前進路上的障礙和缺點，越積極的扶植向前發展着的新的事物的萌芽，那麼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就會更加順利。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及自我批評是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是運動前進的規律。

我們的國家是由一個黨領導着的，這是共產主義者的黨，正因如此斯大林同志教育我們：『如果我們想要前進，我們應當揭發和改正自己的錯誤，難道還不明白？任何另外的人不能比自己更能揭發和改進自己，難道還不明白？』同志們，自我批評是推動我們

向前發展的一種重要力量。」由此，斯大林同志要求領導幹部每天總結自己的工作，要求他們更經常的更嚴肅的檢查自己活動的效果。不害怕檢討自己，勇敢的批評自己的缺點。要在下列條件下進行自我批評——首先善於誠實的揭發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研究實際經驗，科學的把這些經驗普遍化，並把這些經驗運用到領導上去。

在我們這裏廣泛的發揚民主，就造成了及時揭發迅速糾正我們實際工作中的缺點與錯誤之極大可能。一方面只是由領導人去發現缺點，自然，他的這種觀察因從上面來看問題是有局限性的；當着我們吸收與改進工作血肉相關的時候，能以其本身經驗來豐富領導人的經驗的廣大羣衆參加到發現和改正缺點的工作中去的時候，又是另一方面。如果一個不善於利用被領導者經驗的人，如果一個對批評、自我批評及其他發表意見的講台不感興趣的人，（這種講台例如我們的討論會，大會，擴大會，臨時代表大會，報紙等等正是能够使我們完全行動起來的，能幫助我們掃除缺點的）在蘇聯的條件下，他們是不配成爲一個領導者的。

黨應堅持教育幹部，使他們對展開批評有真心真意的關心，教育他們怎樣去開展批評及自我批評，自己應怎樣以批判的精神去對待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面黨已經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在經濟文化建設各部門中有着很大數量的這樣的工作人員，他們善於使用自我批評的武器，能敏銳的對待來自下層的建議，積極的掃除缺點。有着真正布爾塞維克

對待批評及自我批評模範態度的黨的工作幹部，是應該具有上述特點的。

可是不能忘記，我們正是在新的與舊的，與妨礙蘇聯人民生長和完善的舊社會殘餘作鬭爭中來用布爾塞維克品質進行對我們人民的教育。舊的資產階級留給我們的遺產之一是對待批評的看法，認為批評對於被批評的人來說，是對他們的一種威信與名譽的破壞。資產階級是建築於欺騙和強迫之上的。他們駭怕光明和批評，他們處心積慮把自己的瘡痍隱藏起來，用天下太平的幌子來把他們掩飾起來。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資產階級的老爺們「對自己所有的缺點容許若干程度嚴肅的自我批評，和若干程度的自由批評，那與資產階級制度就會分崩瓦解，不復存在了。」資本主義社會進行着殘酷的，分裂人類的，培養個人主義的競爭規律，使人與人間互不信任。社會主義結束了這種分裂人相殘互相關殺的制度，把批評變成以改善工作為目的的，同志間互相幫助的偉大辦法。在我們的條件下，任何一個工作者的批評其目的都在於幫助他改正自己的缺點。這是全社會對於每一個人的關心的表現，希望每一個人的工作都帶來極大的益處。



為我們所有的勞動已不復是私人的事，它已有其直接的社會性質。

如果說在我們的條件下不去關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那裏去談真正關心工作的改善是不可思議的。因此對待批評的態度可以成爲標示工作幹部的社會主義覺悟水準和能否把社會利益放在個人自尊心之上的尺度。當然，因爲批評與自我批評是針對着具體工作

人員所犯的缺點和錯誤的，就不能不引起各種個人感情上的難過。一個人如果在接受批評時不致有很多痛苦，只有放下感到自己缺點很多的包袱，只有被個人主義殘餘的大包袱壓得疲憊不堪和沒有經受過蘇維埃社會教育的實際考驗的人，才有着氣憤和病態的自尊心，這種氣憤和自尊常常能够蒙蔽他們認識對改正缺點起積極作用的批評之木質。對於這樣的人，我們可以說他還不够做一個真正的領導者。斯大林同志說過，領導者不能忘記個人的自尊心，把自己的感情置於事業的利益之上，他就不是好的領導者。據說，有爲了報紙上的批評而追究記者的事實，斯大林同志把這些事實稱之爲：『資產階級道德的殘餘。』

可惜，我們這裏還存在着這種對待批評的態度。這種態度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批評作用根本相矛盾的。這種態度有時甚至存在於黨內生活裏。不久以前聯共黨中央因爲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壓迫批評而通過了決議。聯共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當會在討論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關於市委書記撤職的決議時，有幾位同志在發言中表示了對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的一些批評和指責，根據這點就把他們在市委常會的發言列爲組織反黨集團的罪過，並向他們追究對黨的責任。市委工作人員要求批評特委的共產黨員做聲明，以便將來在批評中爲自己辯護，組織了對會議上發言黨員『品質』的審查工作，並竟然給以嚴重的黨的處分和撤去工作職務。

聯共黨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忽視了別基格爾斯科黨組織壓迫批評的事實，並且沒有改正市委所犯的錯誤；此外還有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參加了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他不僅不能指正市委所犯的錯誤，並且在城市的積極份子會議上，發言追究批評特委委員的黨員，要他們對自己的發言負責。

聯共中央責成聯共斯達烏洛伯爾斯科特委重新審查關於向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常會發言黨員追究責任的錯誤材料，並向聯共特委第二書記巴希金同志指明，他在別基格爾斯科市委的積極份子會議上自己的錯誤發言，幫助了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的組織對批評的壓迫。

別基格爾斯科市所發生的事情證明了，還有個別黨的幹部不單會這個起碼的常識：就是如果對批評兵刃相加，就不可能有積極的黨的生活和幹部的生長。誰要是企圖以愚蠢的官僚管理的辦法和虛詞來對待批評，那就很快的暴露了自己是不善於領導的人，不能夠依靠黨的羣衆的積極性和不能夠回答羣衆對領導幹部的要求的人。

當然，像別基格爾斯科市黨組織存在過的，對批評阻礙的同樣事實不是很常有的，但是這些事實也不難於發現。當批評被忽視或以廣泛的開展批評來做掩護，而實際上却是殺任何關心真正揭發缺點和錯誤的時候，那麼問題就複雜得多了。還有一些工作幹部，他們決心做好一切，以便做出他們是最注意傾聽意見和批評的樣子，這樣的工作幹

部常常並不阻礙別人的意見，有的爲了譁衆取寵，表面上把別人所提出的批評指責都記在日記本上，甚至對批評表示萬分感謝，誓言改正缺點，但是要將他的反省變爲實際的事他却一點也沒有做。如此把反省變爲空談的態度是最厲害的絞殺批評的態度。

幾個月前，中央機關和政府各部黨的組織開過了會議，在會議上對於機關工作缺點和個別工作人員的錯誤進行了嚴重的批評。會議上提出的很多問題要求補充研究檢討和採取今後辦法。會議上提出了不少關於改良工作的意見，但是實際上會後在個別政府部門中沒有做出任何實際的結論。這些機關的黨委組織忽視共產黨員所做的批評。這樣的對待批評的態度給予黨的損失，並不亞於粗暴的壓迫批評的態度。對批評的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態度，不僅僅在於注意傾聽批評，而首先在於用怎樣的積極性去實現批評。的確，領導者習慣於忽視批評，並看到別人對自己並無責備，他就麻痺了自己在黨面前的責任，同時這種忽視批評降低了黨組織的積極作用，減低了改正缺點的責任，使得有的人看見他自己的批評毫無作用，就或是全不發言，或是開始不認真去發言，因爲他覺得無論你怎樣說反正人家也不會注意。

這種不正確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態度不外就是幽棲在我們國家機關中的各種形態的官僚主義和在我們黨組織中存在的毛病。斯大林同志說：「官僚主義的危險首先具體表現在束縛羣衆的積極性、主動性和獨立性，它使我們隊伍裏潛伏着的大批後備力量不能

發揮出來。」自我批評就是這樣一種動力，它能幫助我們啓發羣衆的主動性，幫助充分利用蘇維埃制度的可能性，並能堅決揭發各種形式的忽視自我批評的現象所直接帶給我們事業上的損失。

黨要使領導幹部每天都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精神中受到教育，而這種教育只有在發揚黨內民主的情形下才能獲得成績。自我批評與黨內民主是不可分離的。黨的實際活動，創造了集體工作的許許多多的方式，這些方式保證了有效的批評和改正缺點，保證了廣大的黨的羣衆不僅積極參加決定問題，而且積極參加了領導黨的生活的各個方面。黨的委員會、代表大會、積極份子會，如同聯共中央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到三月決議上所說的一樣，是：「開展對我們工作的缺點批評，和黨的領導者自我批評最好的舞台之一。」黨的機關最重要的任務——不僅僅要保證經常召集黨的各種會議，而且是逐漸的提高討論問題的水平，堅決的消滅討論問題中的鋪張，八股，老一套的因素。妨礙真正布爾塞維克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嚴重缺點，就是我們常把會議上應有的爭論變成彙報會的性質，發言的目的不是幫助正確解決各種實際問題和解剖缺點，而是報告他所做的工作，引證出很多統計材料和數目字，以便製造一幅或大或小的百事如意的圖畫。這種報告在發言中給人的印象是：經濟工作者的發言是經濟問題，黨的工作者的發言是黨的問題。缺乏批評，沒有利用各個工作部門積累的經驗，也沒有使這個經驗反映到事業

領導者應當領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討論中，是否避免尖銳的提問題，是否遷就了個別人的自尊心，是把批評僅僅針對着普通的工作人員，還是不顧慮工作地位以揭發缺點的真正原因為目的，這些問題如何提法都首先是看領導者的態度。批評不是簡單承認工作中的各種過失和錯誤，批評應是以發現錯誤的本質，揭發其根源，以便策劃改良事業的方法為目的。這就要求較大的領導幹部，善於深刻的分析現象，善於分清主要的和次要的，善於從現象中找出本質來。領導者應當善於傾聽所有的寶貴的批評和指責，即使這些批評和指責初看起來似乎是並不重要的，他同時應當善於解釋這種或那種批評中的錯誤性，對不正確的，尾巴主義的，奉承阿諛的發言，不採取袖手旁觀的態度。我們須要的不是所有其它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我們所須要的是，改善領導，鞏固紀律，提高共產黨員的積極性和責任感的批評。黨的領導幹部政治上的成熟性，思想水平，和原則性就是在是否善於組織這種批評的問題上可以檢查出來。

如果批評和自我批評成為日常的工作方法，而不是一個時期一個時期來進行的，那麼幫助改善工作的批評意義以及教育作用，才會充分體現出來。通常發揚批評僅僅是在工作有了嚴重的損失的時候。可惜得很，當着錯誤還在胚胎中的時候，還在僅僅揭發壞根就可以結束它的時候，我們却很少展開批評和揭發錯誤。由於我們揭發缺點的不及

時，我們已遭受了很大的損失。雖然有些並不需要費大的力量就可以迅速糾正的事，我們却常是忽略這個萌芽，而認為它是不重要的。可是工作人員的毛病隨着時間發展起來，以至於不得不採取嚴重的辦法，甚至發展至撤職等等。各種工作的缺陷任何時候不是突然發生的，經常都在逐漸發展着。領導者如果認為是突然發生的，那僅僅是由於領導者自己對工作沒有批評的態度，忽視了預告的信號。事實說明了，有時不得不撤換幹部的事，譬如說如果一個區委書記，要是很久以前已對他有過批評和指責，已及時注意幫助了他，那麼事情就不會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而我們也能够挽救這個幹部。常有這樣的事，批評僅僅是針對着出名不好的工作人員，而把公認為好的置諸批評圈外停止了指明缺點，沒有分寸的恭維他，這種辦法是會害了一個有出息的工作人員的辦法。

布爾塞維克黨是以他的不抹殺工作幹部的缺點和錯誤，堅決澈底的揭發他們，幫助他們糾正，來保證對幹部的教育和培養的。是以幹部自己的錯誤來教育幹部的。黨僅僅是以事業的利益來做爲他行動的方針，他照顧的僅僅是事業的利益，而照顧的不是幹部的自尊心和情緒。我們要求各經濟思想部門中的幹部，對待批評要有原則要客觀。

一切片面性，都會給我們事業帶來損失，這是個很大的教訓。在評價法捷耶夫著名小說『青年近衛軍』之文藝批評的錯誤問題上就是一例。大家都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去分析了這本小說的不可抹殺的優點，忽略了對這本小說的嚴重的缺點的批評。爲了文學進

一步的發展及作家本身的提高，應當指出在這本小說中沒有表示出黨的領導作用，和把布爾塞維克地下工作者的形象加以歪曲，以及犯了其他帶有原則性的錯誤。

當着我們對生活中的各種現象，還沒有客觀的檢查時，或是全盤的吹噓恭維，或是全盤的非議，就會妨礙實際糾正缺點，和遲滯了幹部的發展。此外，這種態度對那些政治上不成熟而有了一點點成就的人，最容易使他們發生昂首天外，自高自滿，百事大吉的態度。大家都知道，例如黨的組織在執行聯共中央一月會議的決議時，做了很多工作，在戰後恢復和農村經濟的發展上得到了重大的成績，當然，這決不是說所有的農村黨的工作缺點已經克服了。爲了真正的提高領導集體農莊的水平，爲了在普及過去一年經驗的基礎上澈底揭發過去所有的缺點和漏洞，還有很多的事要繼續去做。可是有些黨的工作者，在改進自己的工作第一步以後，就把批評置諸腦後，而代之以鋪張、誣誦，通常隨之而來的是高枕無憂和天下太平的觀念。

在本雜誌上已公佈過莫爾多夫黨組織的錯誤。他們把總結一年農村經濟的省委擴大會，稱之爲『勝利者的大會』，因此就把問題的討論變成某種互相發表吹噓恭維的檢閱。比這更不體面的事是聯共黨客巴爾金斯科省委書記完成了徵糧工作以後，所收到的雪片飛來的賀電和祝辭，以及他本人對區委和集體農莊的謝電，登滿了地方報紙的篇幅。

真正的布爾塞維克，任何時候也不會高枕無憂於自己既得的成績之上。他們很好的

記住斯大林同志所說的話：滿足於自己的勝利，『就是我們運動前進的終點，爲了使這種情形不致發生，我們需要自我批評。』我們的成功越大，我們所創造的勝利前提就越高，那麼就要更高的要求我們的幹部。勝利和成功不僅不能赦免我們的缺點，相反的，應當更堅決的幫助揭發缺點。只有這種態度，能够保證我們的經濟文化建設在各部门中不斷的前進。

擺在我們國家面前的任務，要求提高領導幹部的水準，加強批評和自我批評。如果對那些妨礙揭發我們可能性和後備力量的事情不展開批評，那麼就不能加速經濟的發展；不在思想戰綫上開展原則的客觀的批評，就不能克服在蘇維埃人民意識中的資本主義殘餘。只有勇敢的自我批評能够使幹部提高，能够勝利的解決共產主義建設的任務。黨的組織的重大責任，就是不斷的在自我批評精神中培養幹部。

（譯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黨的生活二十三期社論）

與群眾聯繫是黨的

領導者最重要的品質

А·葛萊普涅夫
齊生譯

——真理報專論——

布爾塞維克黨的偉大創立者與領袖——列寧和斯大林，總極度重視黨與羣衆的聯繫，總關心這種聯繫的擴大與鞏固。我們的黨是不能同人民分離的。黨是被許多堅固的不可破裂的鏈鎖同千百萬勞動者聯繫着，而它的能力，它的不可戰勝性就在這裏。斯大林同志說：「布爾塞維克的所以強有力，就是因為他們與自己那生育、撫養和教育了他們的母親即羣衆保持着聯繫。而只要是他們同自己的母親即人民保持着聯繫，則他們就有一切可能依然是不可戰勝的。布爾塞維克領導之所以是「不可戰勝的」，其關鍵就在這裏。」

我們黨的全部歷史說明着布爾塞維克是善於組織成百萬的羣衆，善於團結羣衆，與他們打成一片，並使他們跟隨自己。在祖國戰爭的日子裏，「黨同人民是更加親密了，同廣大的勞動羣衆的聯繫是更加密切了。」（斯大林）

布爾塞維克黨在人民羣衆中間享有巨大的愛、無限的威信與信任，因為勞動人民根據自己的生活體驗深信黨的政策之正確，深信布爾塞維克除了人民的利益以外，沒有其他的利益，除了為勞動人民的幸福而鬪爭的崇高目的以外，沒有其他的目的。在我們國內，兩種偉大的力量——人民與共產主義已合而為一。蘇維埃社會制度正把蘇維埃人民結合成一佔總的集體，創造着一種黨與人民之間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氛圍。

黨曾號召勞動者加速恢復與發展工業，於是工人階級就以提前完成工業計劃迎接偉大十月之三十週年向有力競賽來回答這個號召。黨曾號召蘇維埃農民為最快的提高農業，為使國內糧食豐裕而鬪爭，於是集體農民對這一號召就回答以為高產收穫的羣衆進軍。

激發羣衆的這種勞動熱情，引導這種熱情去完成經濟與文化建設的具體任務——黨組織的主要責任就是如此。

領導的藝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領導——這並不是說坐在辦公室裏寫作指示。領導——這是要推動廣大階層的人們，帶領他們去勝利地完成黨所規定的任務。同羣衆、同人民的經常的聯繫，不惟善於教育羣衆，而且善於向羣衆學習——這就是布爾塞維克領導的基礎。（本小節原文不清，個別字句或有出入——編者）

斯大林同志教導說，為了正確的領導，只是領導者們的一種經驗是不夠的，這種經

驗是不充分的。爲了正確的處理事情，領導者應該以羣衆的經驗，以普通黨員的經驗，以勞動者的經驗來補足自己。

在一九三七年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三月全會上，斯大林同志曾舉例說明，中央委員會如何珍貴普通人們的經驗，如何注意傾聽他們的建議。在提起全會參加者注意聯共（布）中央委員會與蘇聯人民委員會關於提高頓巴斯煤的產量的決議後，斯大林同志說：『中央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的這個決議——它以爲我們全體同志所承認爲正確的而且甚至是著名的決議——是由下層的普通人們給我們提示的。』

黨的領導者——州委的、市委的、區委的、基層黨組織的書記——如果他願意實際地布爾塞維克地指導事情，他就應該經常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同他們拉話，考慮他們大量的實際經驗。

下述事實也說明這一點是有着如何決定性的重要。有一個普通黨員斯塔哈諾夫運動者馬特洛索夫，他是『巴黎公社』工廠的切皮工人，他曾提議製訂普及斯塔哈諾夫勞動方法的計劃，以便在一定時期內全體工人無例外地完成並超過生產定額。工廠的黨組織支持馬特洛索夫同志的創議。莫斯科黨委會通過了關於普及靴匠的經驗到其他工業部門的決議。於是一個在目前普遍全國的、爲提高勞動生產率的新的羣衆運動開始了。

這就是爲什麼要傾聽普通工作人員的意見，隨時大力支持他們的主動創議的道理。

斯大林同志又教導說，組織決議的執行，乃是正確領導的最重要的條件。但是要做這一點，沒有羣衆的直接幫助是不可能的。組織決議的執行實際上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把決議的思想與意義變成勞動者的意識，推動他們去努力地完成這個決議，保證一切政策中黨員的先鋒作用，發展羣衆中的組織的與政治的工作，展開競賽與先進經驗的宣傳。沒有羣衆的幫助，連組織決議的檢查，同樣也是不可能的。

布爾塞維克黨把自己對羣衆的領導，建立在完全的相互信任與相互了解的基礎上，布爾塞維主義與行政命令是水火不相容的。黨始終堅決地與黨員傲慢自大的各種表現、簡陋的行政命令辦公室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作鬭爭。在這一點上聯共（布）中央委員會二月全會的決議是一個嚴重的警告。決議說：「不能容忍這樣的一些缺點如像：以行政命令、集體農場主席的經常更換、集體農場內部民主的破壞等，來代替集體農場中不屈不撓的系統的組織工作和幹部教育。」全會要求黨的一切組織更加鞏固同羣衆的聯繫。遺憾的是，我們還有這樣的一些領導者，他們着自己的職位作威作福、高傲自大、脫離羣衆、不傾聽普通黨員、工人、集體農民的意見。當然，在這些領導者那裏，事情是不能推向前進的。

什科達同志擔任着奧木斯克州卡拉蘇斯克區的黨委書記。他一直迷戀於行政命令，以致他不僅說壞了非黨的積極分子，而且也說壞了共產黨員。什科達同志來到集體農

場，來到機器拖拉機站——他不去同領導者們，同普通的工作人員談論，不徵聽他們的意見。他大吵大鬧，而不管事情真相怎樣，他又到別處去。這種方法能達到什麼結果，是不難想像的。結果是不僅普通黨員們，就是黨組織的書記，都極力避免到區委書記那裏去。區內黨的政治工作是異常的薄弱，該區的經濟工作在本州內的也是最落後的。布爾塞維克的主導者，應該同羣衆有經常的交往與接觸，在共一切活動中憑藉他們。然而布爾塞維克同羣衆的接觸從來不能意味著尾巴主義。相反的，尾巴主義，同行政命令一樣，與布爾塞維克的精神與政策毫不相干。

有時會有這樣的事：黨組織的領導者表面上似乎同羣衆是有聯繫的，他常在工人與集體農民中間。可是你一往深處看——就發現這位黨的領導者並不在深究事情的實際，他在同人們的談話中逃避談論尖銳的問題。

當然，布爾塞維克不需要這種「聯繫」。真正的領導者並不做羣衆的尾巴，他是領導他們跟着自己。他有充足實於同羣衆的關係。他不害怕尖銳地提出問題，只要這問題是黨的利益所在。如象工人或者集體農民工作很壞，沒有完成規定，領導者的責任就在於改正他，率直地向他談話，而如果需要時，就向大家來批評他。這只會帶來好處。領導者的壞的工作，被領導者同志的工作，所需要批評。

茲將共同人民聯繫，建立在以列寧、斯大林的偉大思想的精神深刻教育羣衆的基礎

上。說服的方法，是黨的政治工作中基本的與主要的方法。這就是黨之所以要責成每個黨員進行鼓動與宣傳，向羣衆解釋黨的政策與決定之原因。領導者必須以身作則。聯共（布）中央委員自二月全會指示，一區的、州的、邊疆的和共和國的黨與蘇維埃的機關負責領導的工作人員，必須到集體農場中去，親自指導政治的與黨組織的工作，指導集體農場的座談會與會議，在黨的基層組織中解決黨的與政治的工作。

可是，並不是各地都在執行這個極端重要的指示：在布利安斯克州，許多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逃避作集體農場的政治工作。他們中有些人還算是講演團中的人，可是，他們就連自己這個責任也不去盡，州黨蘇維埃政委會副主席格列賓尼可夫同志終年在集體農場作一次報告。

四月和五月間他是在齊里亞廷斯克與維葛尼奇斯克縣，但是他沒有一次向集體農民講話。他說：『沒有時間作報告，應該播種了。』

黨的蘇維埃的工作人員，應該利用一切向勞動者聯繫的形式。在這裏要自與人們接觸，是有巨大的意義的。這種接觸常能很好地使人說出口裏話，無誤地確定羣衆的情緒，立即解答羣衆的詢問，並在政治上教育他。那些極力躲開勞動者的有官僚習氣的領導者，是值得最尖銳的譴責的。而另一些工場的管理人或蘇維埃組織的領導者，普通的人簡直難以會見他們。不能容忍類似的這類非布爾塞維克的實跡。

黨的組織，應該儘可能地好好利用羣衆組織的機關——勞動者代表蘇維埃、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等等，以鞏固同羣衆的聯繫，以改善對他們的領導。企圖僅僅依靠組織的力量、黨員的力量來做一切，而不吸引非黨的積極份子參加工作的那種黨的領導者，是不好的。布爾塞維克領導的藝術，在於在勞動者的一切羣衆組織的活動中，組織配合行動與聯繫，領導他們，去完成這些或那些任務。

黨的組織應該經常關心改善地方蘇維埃的、職工會、共產主義青年團組織的工作，必須用一切方法鞏固它們，以對選民、對人民、對廣大勞動羣衆負責的精神教育它們的工作人員。

同羣衆聯繫的最重要的工具是報紙。它使黨能夠每日每時地去同羣衆談話，把黨的思想與政策變爲成百萬羣衆的財產。黨的與蘇維埃的工作人員之責任，就是積極的參加報紙工作。可惜很多地方工作人員很少這樣做。

同人民密切的經常的聯繫，善於不僅教育羣衆，而且向羣衆學習，善於領導羣衆並傾聽他們的意見——黨的領導者之最重要的品質，就是如此，正確的布爾塞維克之領導的條件，就是如此。每一個黨組織的，黨委員會的領導者，每一個黨員，都應該嚴格地遵守這個列寧、斯大林的指示，做羣衆的真正領袖。我們一切勝利的基礎，就在這裏。

（譯自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五日真理報）